

大漠之光

沙國的氣候可不是學有專精就能適應的。五月已燠熱難當，身體水分發散很快，這個地方是叫人流不出汗的地方，但叫人流鼻血。

阿拉伯，古為大食國，伊斯蘭帝國，曾經是土耳其帝國統治範圍，也曾為英國殖民地。

阿拉伯，古時被稱為「嚴酷的荒野」，意味的是荒涼、貧瘠、大漠瀚瀚。

但是，正如同天方夜譚的神話，阿拉伯在他們的真神照拂下，得到了神燈——石油。這二十世紀後半世紀從地下湧出的能源，使中東許多國家驟增天文數字的財富。

天助是不夠的，還得自助！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，並沒有因「黑金」大量湧來而黑了心，卻能明智的將財富運用在全民品質的提昇，在物質上，也在精神上。

石油帶來了二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，黃金時期，每月有一百億以上的收入。沙烏地阿拉伯，在短短十多年間，有截然不同的風貌。尤其夜間，城市、鄉村大放光明。這其中，中華民國電力團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，而這一點卻是多數國人所不知道的。

不過，國人倒是可以回顧一下，在民國六十幾七十幾年間，我們在經濟起飛的腳步中，一直沒有缺欠最重要的動力——石油，這其中奧妙在那兒？且試話說從頭

吧！

助沙先鋒

沙國有了充裕的外匯收入，於是大力建設。建設的動力在電！沙國曾向英、美、西班牙、德國、埃及、甚至敘利亞、約旦、印度、巴基斯坦，要求技術援助或人力援助，建立電力系統。但是效果不彰。

民國六十三年二月，沙國商工部向我國經濟部部長孫運璿請求：派「電力組」前往沙國協助該國電力建設。六月，雙方達成協議。

第二年三月底，臺電公司的四位專家陳與、張斯敏、雲惟勤、余憲聲，從國內啓程，向那「神祕而奇異」



孫運璿夫婦與黎承祖(右)合影。黎承祖後成為駐沙電力團第三任團長。



台電公司第一期主管人員講習班全體同學合影

的國度進發。

四月四日，抵達沙國首都利雅德。

利雅德，在阿拉伯大沙漠西北邊緣，位於阿拉伯半島核心地帶。這時該地還在建設起步階段，因此，到處都是土房子。當地旅館有限，還是沙國政府特別交代，這四位來自中華民國的專家才有房間租住。

四位專家的工作，是負責新QASSIM地區，電力負載預測和系統規劃的工作。卡新是位於利雅德西北方的一大綠洲，地下水水位較高，沙國想抽地下水，將之灌溉成一個農業區。要抽水，當然靠電力，而這，要仰仗外國技術。

陳與等四人到了乾燥的沙國，水少、食物不對味、又容易流鼻血。這不打緊，最奇怪

的是：沙國的辦公時間是上午七點到下午三點。

他們每天一大早出門，

主同班期明運
一第早期陳孫
期講習為為
公司員團五
電人左力左
管學沙漢璿

經過一小時的車程，到辦公地點開始工作，一直挨到下午——不折不扣的「下午」，才回住宿地方，自己草草弄「下午飯」，又餓又累，慘不堪言。

而且不一定下午三點就下得了班。有一次，張斯敏和余憲聲和一約旦工程師，到個叫「烏來渣」的地方巡視電線線路。巡視完天已昏暗，由那位約旦工程師開車回利雅德，一路聊天。開了一個多小時，不但看不到利雅德的燈光，甚至大地一片漆黑，天上星斗好大，彷彿觸手可及！

詩意嗎？才怪！身陷沙漠中，不知東南西北。下車來極目四望，一方天際隱隱有光，朝那「一線光源」開去，總算又回到「烏來渣城」。

他們到沙國不久，沙國商工部改為「工電部」，可見沙國對電力的重視。而這五名先鋒隊的擔子也更重（後來又加入了楊金城）。

工作苦，精神更苦悶，家書最快要十天半個月，連打個長途電話，都要三天才能接通。

但是他們的辛勞有成果的。第二年元月，臺電朱書麟協理和陳明漢處長，來到利雅德，和沙國訂下正式合約，臺灣要組織「電力團駐沙服務」了。

沙漠的月亮特別亮

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，電力團團長楊金權帶領五位專家、兩位測量繪圖人員，以及一位工作人員，到了利雅德，這些都是臺電選出來的菁英。

楊金權先生的學養經驗，眾所周知，其他幾位也都是學有專長。但沙國的氣候可不是學有專精就能適應



民國66年，台電董事長陳蘭（中右）與巴哈地工程處王立財處長（右一）及配電組張廷瑛經理（左二）陪同巡視變電所工地。（圖片提供/台機社）

苦，可以克服：閒暇做什麼消遣呢？於是，第三任團長黎承租先生倡導打橋牌、網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。有的則拉胡琴。但可不許打麻將——也沒人帶麻將牌去。沙國建設一日千里，後來有了許多游泳池，有時便可以去游泳，假日則郊遊去。

阿拉真神的恩賜

郊遊：當然找「識途老駱駝」——由沙籍同事帶路。

但有一次，真是啼笑皆非。一大早，高高興興的跟著沙籍同事去他們的「遊覽名勝」，車子整整開了三個小時才停車！四周黃沙滾滾，什麼都沒有，

電舉金沙大哈「計劃」在「巴計」中。阿拉伯「電化」農村開工（圖片提供/台機社）

「阿拉真神真偉大，賜給這麼多水！」團員們則想：「阿拉真神最偉大的是：賜給阿拉伯子民這麼多石油。如果不是石油帶來財富，這些人能開闢地自遠道開車來這兒看大水嗎？」當然，也是阿拉真神賜予阿拉伯石油，才使遠在遠東的中華民國電力團團員，不遠數萬里來這兒，和沙人相處。若說「同船共渡」是五百年前結的緣，那麼，電



錢良協理（右二）由工程處王立財處長（右一）及配電組張廷瑛經理（左二）陪同巡視變電所工地。（圖片提供/台機社）

的。五月已燠熱難當，身體水分發散很快，這個地方是叫人流不出汗的地方，但叫人流鼻血。流血不流汗，奈何？！六月、十月，又從國內陸續來了九位。他們分數處工作，往往八九人擠一輛旅行車到工作地點。也是每天一大早出門，下午三點下班，有人只好帶些餅乾，中午餓了，隨時偷塞一塊餅乾到嘴中。

他們的工作性質分三類。一為顧問，從發電、配電、系統運轉和維護、工程發包監督。全要「顧」、要「問」、要寫報告。

第二是計畫，第三是設計工作。

多項工作都得到現場。而有的現場是「他鄉的外埠」，也都是「早上班、下午三點下班。要不是國人的韌性和耐力超人一等，早就「拜拜」求去了。」

他們不但吃苦耐勞，而且很「樂天」的認為：每天下午三點「就」下班，這不就跟每天星期六一般嗎？何況沙國每週只工作五天，但不是週六、週日休息，而是星期四、星期五。

有時住的地方偏遠，一去少則二十天，多則四五十天。像巴哈BAHA工程，就在紅海邊海拔兩三千公尺的高山上。而且Ei'zhe Tower還是個「散鎮」。

鄉下的旅館——楊金權先生說：其實應該叫客棧——往往只有一家。即使如此，每個房間一天要兩三千元

臺幣，比當時台灣第一大飯店——圓山大飯店還貴。為了省錢，都數人擠一間。

有的連客棧也沒有，只好住鄉村招待所。

楊金權先生回憶：「好多房子沒有屋頂，只有牆，一年難得下一次雨。在沙漠現場工作，有時就一個舖蓋擺開，席地而睡。那時感覺：夜晚的天空中，星星、月亮特別大、特別亮！當時好苦，現在卻回味無窮！」

楊先生上任一年就被調任，電力團長一職，改由周春傳先生接掌。半年後，又由黎承祖先生繼任。

四大皆空

阿拉伯是外國人「四大皆空」的地方。沒電影院、沒夜總會、不能吃豬肉、不能喝酒，也看不到可餐的秀色。女人很少在街頭，即使上街，也是一襲及地黑袍，外加臉罩黑紗，外國人更不許向她們拍照。甚至連外國女人，在街頭也得臉上遮紗。

我國華航一九七七年初通吉達，當時華航小姐下機，也得「入境隨俗」，否則，露頭露臉，鐵定慘遭當地長老丟石頭。

電力團日漸擴充，需要的團員日多。臺電向眷屬保證：「沙國是男人最安全的地方。」

所以太太們都十分放心。何況先生去沙烏地，從公的角度來看，為國家從事最好的外交工作；從私的方面來說，沙國給予電力團團員優厚薪俸，對家計而言，也不無補貼之功。

只是電力團團員在那兒，就十分辛苦了。工作之

連遮陽的地方都找不到，更別說是樹了——只不過前面有個大洞，洞中有一窪小水塘。

怪的是陸續有阿拉伯人來，在這大洞旁撐起太陽傘，席地而坐，吃起野餐來。

只為了一個絲毫不起眼的小水塘，來去頂著六個小時車程的太陽！唉，真是！

看這麼一窪小水塘，愈發使電力團員想起，到處山明水秀，草木青蔥故鄉。唉，上蒼真是厚待生長在寶島的台灣人，不但到處有水，甚至還會淹水呢。

水，在沙國十分貴。據說當年曾有人問穆罕默德先知：

「什麼是最大的功德？」

穆罕默德回答：「給人們水。」

沙國每年投注很大的經費淡化海水，以供沙國人用水，但要飲用的水，則得另購礦泉水，水比石油還貴好幾倍呢。

有一次，卡新地區一個叫「阿拉斯市」的地方，難得一年下了幾次雨，低窪處甚至還積水。於是，很多沙國人都開車來看，連平日不出門的女人也來了。大家交相讚嘆：

「阿拉真神真偉大，賜給這麼多水！」

團員們則想：「阿拉真神最偉大的是：賜給阿拉伯子民這麼多石油。如果不是石油帶來財富，這些人能開闢地自遠道開車來這兒看大水嗎？」

當然，也是阿拉真神賜予阿拉伯石油，才使遠在遠東的中華民國電力團團員，不遠數萬里來這兒，和沙人相處。若說「同船共渡」是五百年前結的緣，那麼，電



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薛毓麟（前左八）及眷屬參訪巴哈電廠工程處與處長（左九）及員工合照。（圖片提供／台機社）

台電員工在沙烏地阿拉伯山區六十公尺高塔上搏命演出，架設高壓輸電線。（圖片提供／台機社）



力團的團員，只怕在一兩千年以前，都曾投生在這兒吧！

「鴨仔聽雷」

但即使前世有緣，今生來此異域，因擾仍多。最大的難題是「辭不達意」和「鴨仔聽雷」。

團員們雖然都是專才，卻未必人人英語都能琅琅上口，沙國人除了講沙語也說得一口標準英語，在沙國，有許多其他國家的工作人員，我國電力團團員要和他们一塊兒工作，彼此需要溝通，那又豈僅是南腔北調而已！

英、德、法、美、埃、約旦、敘利亞，甚至巴基斯坦、孟加拉、印度，各有各的口音。尤其印人講的英語，蠻語蹇舌，簡直聽不懂一成。多半時候不啻於「鴨仔聽雷」。聽力已屬有限，若再碰上「聯合國英語」，又豈是一個「苦」字了得！

其實，更苦的事還不是這一樁哩。每回寫工作報告得用英文。因此，每晚就成了黎團長的「頭痛時間」了，要修改團員們的工作報告。天天「改作文」終非長久之計，於是雙管齊下；第一，要求來沙團員先在國內緊急惡補英語；第二，到了沙國後，則每週有兩次，每次兩個半小時，向外籍語言顧問學英語。

電力團提供教材、錄音帶，團長還親自編寫工作需要的參考書。團員們當然認真反復學習。每一位團員都有個感受：

是電力團駐吉占

Lin的工地主任。吉占是黑人較多的地區，接北葉門，臨紅海，每天下午有沙暴，有些人當時還住蓬草屋。劉主任每週必須從吉占飛往利雅德，提出工作報告。早些時，吉占的電力工程由印度承包，劉主任監督驗收很嚴，使懶散的印度人不敢馬虎。

一九八〇年八月九日，劉主任又要由利雅德回吉占工地，搭的那班飛機全是巴基斯坦人（沙烏地阿拉伯的飛機不劃座位，而是

「到沙烏地，個人收穫最多的是英語練得精熟了。」不止英語，連英文也是。尤其有些沙籍同事，儘管英語講得腔正又流利，但卻未必會寫，所以工作報告常有勞台灣去的友人。這樣長期「代書」下來，能說、能聽不足奇，還能英文寫作，那才真叫做「厲害」呢！

希呢！沙地古！

到沙國，電力團的另一大收穫是贏得沙國友誼。最初電力團去時，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就指示：「不要斤斤計較利潤，以國家利益為重。」

大家多年來，一直奉守這個原則。正因為不斤斤計較，使得沙國人更佩服，更稱讚。每次看到台灣去的中國人就伸出大拇指說：「希呢！快世！」（中國人，最好！）或「希呢！沙地古！」（中國人，好朋友！）

阿拉伯人很不容易交朋友，但一旦認定你為朋友，就等同親兄弟，是一輩子的朋友，打也打不散了。電力團前後三百多位團員，多位就是這樣交上沙國友人的。

黃正宏是六十七年去的，後來又去了幾次。前年回來工作，去年過舊曆年時，忽然接到一通長途電話，原來是沙國友人E. Faris打電話來賀年。

林英俊是第一團團員，後來也去了幾次。近年回來工作後，還常有沙國友人來臺灣找他哩。

第一任團長楊金機先生，雖只在職一年，就被調回國內轉任政界，但是他初回來那兩年半，又飛返沙烏地十四次，因為沙國一有問題就打電報來找他去。

有一位團員作了最大的犧牲，他就是劉培智先生，他

排隊入座，因為回教教義：一律平等。）巴人中有人帶炊煮器具瓦斯上飛機，瓦斯漏氣，加上有人抽煙引爆，飛機雖已降落，但是艙門打不開，二百多名乘客全燒死在內。劉主任也是電力團唯一在阿犧牲性命的人。

他的好友逢志高先生，迄今提及此事，仍然惋惜不已，一直說：「劉培智是最傑出最優秀的人！」逢志高雖非臺電的人員，但也為駐沙電力團服務，擔任顧問。

飛躍的國度

很多團員前後去沙國好幾次，每個人都共同認為：「這個國家進步神速。」

林英俊說：「民國六十五年，第一次去利雅德，這城市才開始在興建，數年間，利雅德已經變成最乾淨，最現代化的大城了。」

蘇宗喜說：「沙國領導階層對民眾福利措施貫徹推行。沙國一切建設，都是政府投下鉅資，應用外國人最高智慧完成的。是所謂『原油灌綠洲』。」

原油灌綠洲，不只在物質上，也在文化教育上。沙國人民受教，小學生每月津貼約新臺幣二千元；大學畢業生，政府立即分配土地及給約六十萬新臺幣。要不然就保送國外。這種「投資」實在十分有遠見。

「以『一日千里』來形容沙烏地的進步最恰當。十年間，沙國電力增加十倍。」這十年進步十倍的電力，當然，我國電力團居功至偉。

共同疼惜咱的台灣

台灣很美

人民善良、勤奮、堅強、樂觀

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地方

是咱永遠的故鄉

43期???

明年起，電基會回歸台電，
期盼《源》繼續發行

尊重智慧財產權 台灣未來更美好

- 一、買正版，認正牌，你我支持反盜版。
- 二、保護智慧財產權，提昇國家競爭力。
- 三、抄襲盜版太缺德，推陳出新才有趣。
- 四、創意無價，盜版無理。
- 五、智慧財產權是智慧的光，創作的原動力。

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一日創刊
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一日第41期

發行人：賈德芬
編輯人：賈德芬
發行顧問：方良吉、吳再益、吳球璣、吳義林、吳豐盛、李敏、李錦田、林清吉、張元旭、賈陳日、劉忠雄、劉健偉
編輯顧問：李男、李漢甲、杜悅元、余勝雄、涂正義、楊憲宏、劉宏基

主編：林枝旺
校對：賴南海
助理：黃惠玲
發行：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管理委員會
地址：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45號4樓
電話：(02)2362-0285
傳真：(02)2362-0944
E-mail: pdf@ms39.url.com.tw
網址：http://www.pdf.org.tw

編輯企劃：台灣綜合研究院
電話：(02)8809-5688 ext 108或110
投稿專用：lin@tri.org.tw
傳真：8809-5032
地址：251台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二段27號29樓

美術執行：李男工作室
電話：(02)2356-7518
印刷：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：(02)2226-912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539號
中華郵政台北字第555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

《源》每期分送各公私私立圖書館，請就近參閱。個人可親向附近台電所屬機構索取，或附回郵信封寄台綜院索取，送完為止。

歡迎各社區、團體、醫療機構等之圖書室來信索取，自次月起寄贈。

居住台北地區者，可親至「台電總公司」及「電基會」，直接索取《源》，送完為止。

讀者來函請寄電基會《源》雜誌收。歡迎轉載《源》文章於網路上，請先與本會聯繫。

歡迎與本刊交換刊物。

臺電子弟滿沙山

臺電駐沙團員愈來愈多，巔峰時期更高達七十多位，有人還數度前去。像打先鋒的余憲聲就曾再回去過四次。此外，像林英俊、黃正宏、吳圭璋、方荷臣、劉俊達、黃俊雄、林煥光、侯欽盛、蘇丁福、廖喜久、劉文當等多人，也都曾在沙國服務過三、四年以上的時間。

黎團長最了不起，去九年，算是最久的了。在那「四大皆空」的地方，怎麼能一次又一次呆下去呢？「只要懂得安排空間時間，或看看書、或運動旅遊，就不會寂寞單調，尤其眼見自己工作有成效，就有成就感、滿足感。把光明帶到沙烏地每一個角落，這不是很了不起嗎？」黎團長說。

先鋒隊的張斯敏，在十週年紀念時（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四日）曾寫詩記憶：

十年辛苦不等閒，

臺電子弟滿沙山；

帶去一點光明火，

欲將友情照人間。

在沙國，一提起中華民國電力團，沙國朝野都十分佩服感謝。電力團把卡新地區電力系統規劃好，進而因電引水，新闢出好多田園，使沙國麵粉由仰賴進口轉為自給自足。

電力團使沙國鄉村電化，這是臺電的「灘頭陣地」。共計一百五十處的窮鄉僻野，他國顧問工作人員都敬而遠之，只有臺電子弟不辭偏遠，帶去光明。

電力團更多次負責中央工程（即人口集中、規模較大的地區）：Asairi, Bahra, Gizan, Al Karbi四大工程。外國數次開標，標價過高。後來由中華民國低標承攬下來，完成工程，並負責運轉和維護，迄今運作良好。

臺電又陸續接下許多工程，像Bani和Johi地區的多項電力工程。沙國的發電分柴油發電、氣渦輪發電，以及淡化海水過程的蒸氣發電。我們都一一參與。

沙國電力總裁P. P. 先生曾說過：

「對於臺電專家在此之表現，我們感到非常驕傲。他們幾乎在所有重要工程上，均給予E.C.（沙電）極大的幫助。我們期望雙方繼續合作，我們仍然亟需臺電公司之協助。」

雙方合作無間，因此有一度能源危機，沙國對外國顧問、工作人員均予以減薪，唯獨予臺電團員調升百分之二十。原因無他，臺電子弟工作成效高人一等而已。

這是駐沙電力團的成就。當然，團員們的背後，還有些人做了極大的犧牲，那就是他們的眷屬們。尤其是當太太非但必須兼父職、教育子女，更需獨自處理許多雜務。正因為有她們的犧牲，所以，這群臺電好男兒，才能去遙遠的大漠地區服務而無後顧之憂。

沙烏地電力因中華民國電力團的協助，電力、用戶，分布地區均急速增加，也推動了沙國的各项建設。而沙國在道義上、能源上一直支持我國，亦無他故，惟肝膽相照而已！

（原文寫於七十五年四月四日臺電先鋒隊到沙國十一年週年紀念日。）